

## 秋天的家园

秋天的家园  
纵横阡陌的枝丫上  
挂满了浑圆的希望  
这个季节,我与家园对望  
无须语言表达,眼睛就会涨潮  
一些记忆便葡萄般  
沿着乡土诗的指向  
深深地触根  
插入家园的山山水水

这个季节,家园正是一片芬芳  
从墙上取下的镰刀去收获  
乡亲们的汗水。我们的播种已被  
秋天打磨得闪闪亮亮。刀锋过处  
家园的视野便拓宽了几分  
家园的粮食便丰满了几分  
家园的田畴便宁静了几分

这个季节,我与家园对望  
家园正站在高高的谷垛上  
看见了城市的另一种目光  
我在翻阅着刀锋  
把土地的含义收获得更远更长

□ 冯国平

## 雪花飘零的刹那(外一首)

风从西边吹来  
跟随的雪花就肆无忌惮地飘零起来  
它们都仿佛带着一把利剑  
狂舞,狂舞。那气势已经完全  
吞噬了本有的一点温柔  
足以令人心惊肉跳

我畏缩地在西山口  
遥望。迷茫中感觉这世上  
已经没有自己的存在  
风依然一个劲地吹  
这飘零的雪花已经迷失了我的方向  
东、西、南、北,都只能是在记忆中  
寻找

远处,不,是近前的山坳  
可曾看见有几头牦牛也蜷缩着身躯  
但是,就在这刹那之间  
我已经无法辨认出它们  
是不是还属于是动物的牛  
抑或牛的躯壳  
在我的视线里消失

转身  
似乎已经没有路可以行走  
唯有在记忆里找到来时的方向  
尝试着行进。我想要  
再来一次探索,不为今生  
只为那并不遥远的蜗居

不必要揪心其他,这是上天的恩赐  
纵然那路边的大树已经积满了白雪  
只要信心还在,希望就还在  
雪花飘零之后,还会有更美的风景  
就此,我把自己交给银色的世界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就在你的世界里消失  
不用叹息

如果可以  
我把自己放归。任由  
绿草如茵,绿水奔腾  
打住。不用生气

如果可以  
我把理想寄托于未来  
不用悲伤

如果可以  
我将把种子发芽的机会  
判给酒曲,自由发酵  
顺其自然

如果可以  
我们就此作别  
让云彩自由漂浮  
浪漫,仅属于星辰  
无须徘徊

□ 草木

## 西出阳关(组诗)

诗歌

伏羲庙  
入庙堂前,先谒  
左右两棵树  
风声、雨声、雷霆声  
还挂着龙爪凤尾的悠悠  
石坝、琴瑟

树瘤醒目  
象形文字需要把一些旧事再  
一一解开  
阳光飞梭织网,渔夫  
浮上了云端

八卦舞者  
从昆仑山一路摇摆下来  
广场舞迎上去  
大妈开阖折扇

一画开天  
爻辞撞我一头懵懂  
如果,导游的明眸荡过来  
即刻,她就是  
解我一卦的河洛

李广墓  
带来凉州词  
凉了的风替我翻拣,我用热心肠  
为您诵读

咽喉深嵌一支箭镞。石马坪  
再猛的虎也扑不过去  
钻进断头石马脖颈处,灵魂  
在石化的深处疼痛

我其实想试试用  
欠缺战阵的千年心肠  
百转一段心思:  
醒来后,就拆掉四周青砖和  
祭亭三间

“历史会还给一个公平的”  
这种说法普适,如同臆想的  
安魂剂,抑或给予一种恩赐  
我读出的你  
惯常风雨

与其祭奠一段沉重说辞  
莫若敞开心胸,看柳柏  
轻绕幽幽浮云

你的墓地,谁选在  
市井边缘。一句“冯唐易老”琅琅  
从隔壁学校爬壁而来  
啾起一只蟋蟀堵我的嘴

“惜乎!子不遇时”

西出阳关

时值正午,紫外线陌生  
像是从汉赋头顶直坠唐诗的生僻词  
沙粒粗糙的句逗由竖排  
恣意到横行

穿透柳林之后  
就更加呼呼地和风声  
熟捻在一起

王维是再熟不过的词  
横竖要把他也  
安放在阳关,安放成  
泥古不化的遗址

渭城一早的雨,纷纷追溯  
一阵稀疏一阵。后人如风沙  
反复吟哦  
诵黄了柳叶、芦苇、骆驼刺……

再用拥抱天空和大地的姿态,仿他

而酒杯,任由你高高举着

“看啦,杯中荡云  
被量子用力学舀出蓝天”  
硕大情思

鸣啊,鸣啊——  
故人不逝

焉支山

不确定,乌鸦  
是不是还想再压黑  
一场战事

嘶哑,张皇,断断续续  
像是在揣摩  
大漠,孤烟,马蹄  
揣摩远走诗歌的如泣如诉  
揣摩众邦来朝

深秋恍若前世,榆杨纷纷  
被吹散了的史料。自有来人  
一遍遍清理甘凉咽喉  
登上焉支山抒金黄豪情

一尊硕大石碑  
松针纪事  
乌鸦活字印刷

凉州白塔寺

兵荒马乱和天旋地转  
是迟早发生的事

塔基在,萨班的灵骨  
会一直长到塔顶。这也是  
迟早的事

你的方式是  
护佑萨迦寺上空日落日起

把《萨班致蕃人书》读到了秋黄  
就该来寻老鸱跳跃的菩提林

用两种语言结束一次会谈  
结果是军旗、战鼓、剑戟  
习惯了木鱼、香火和诵经  
而你的习惯是在荒草颈项里  
嘎嘎拔节

猛然惊飞的黑鸟  
叫白100座塔。这种分明  
是不是要把我伫立  
第一百零一

游思裂开  
滚到我脚下一团松果

月牙泉的骆驼

一声呵斥。昂起头  
又一声呵斥,再一声呵斥  
一根绳索粗暴

它,跪下了

呵斥者小心翼翼扶着我  
梭下驼峰

一路颠簸

想搂一下你的脖颈,表示点什么  
忽然你  
瞳仁涌起湖水,一弯如刃  
削卷我

鸣沙暴烈  
是你昂首想要吼出的么

影子

湿润得那么干涩那么碎屑

茶卡盐湖:天人感应的叙说

诗写忌怵形容词,而它想方设法  
也要把你绕进魔幻现实  
“天空之境”

——在西去大漠的路上  
我们不幸着了魔

突然被神秘的翅膀拍打车窗  
裹挟进吵嚷  
水鸟,从对盐的冥想以外驮来  
非虚构现场,众口一词  
清晰就是让你无法分辨

芦苇站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  
似笑非笑。摇摆不定它  
始终秉持的灰色立场

冷风的真实就是  
毫无立场。虚构冷漠  
非虚构白太阳

屏住呼吸,再缓缓吁出一口气  
看铁轨孤零零被呼入湖水的晶体  
电线杆瘦斜了光阴,韧性的教鞭  
让你习知

一种倾向祁连,另一种  
倾向于昆仑。指向湖水  
其实是流云的真身,指向流云  
看见万物聚一柄镜子缤纷

天,坠入看得见摸不着的色  
空,兜着它粼粼

紫色围巾公开肉色脖颈  
对镜梳妆的女人啊  
请把你的黑色长发轻轻缩起

红色披风招摇  
心乱如麻的时刻

盐就用动词孕育青  
湖就在名词中出于蓝  
镜就鉴于天人感应而动容  
好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同意

茶卡盐湖  
以标准的形容词词性入诗  
受传世膜拜,供众生诵吟

炒拨拉

要一炉猛火,再要一阵呼呼作响的风  
还要操一把  
翻转乾坤的黑铁铲  
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风吹草低  
鏖战不断

那个灰懵懵的老板娘腆起胃部  
一见到门缝外的来人  
胜利者的内眦眼  
把昏暗笑亮,把阴冷笑噪  
把战壕一样细长的小巷  
笑得人呼狗叫

赶紧,赶紧——  
把心肝腰肺宝贝都掏出来,炒了  
把牵肠挂肚隐匿的铺开,炒了  
把姜葱蒜皮牙子青椒红椒孜然  
辣椒粉一众燥物统统炒了  
炒出一锅清脆,炒闹一屋喧嚷  
炒暴一堆烟火

啤酒瓶在给战争遗址倒进新泡沫  
铸铁鏊子明灭  
墩实着朝代烽燧